惜抱軒文集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三 ◄

惜抱軒文集
卷十四

► 卷十五

卷十四 · 記

儀鄭堂記

六藝自周時，儒者有說：孔子作《易傳》；左丘明傳《春秋》；子夏傳《禮喪服》，《禮》後有《紀》，儒者頗裒取其文，其後，《禮》或亡而《記》存，又雜以諸子所著書，是為《禮記》；《詩》、《書》皆口說，然《爾雅》亦其傳之流也。

當孔子時，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，而明於文章制度者，其徒猶多。及遭秦焚書，漢始收輯，文章制度，舉疑莫能明。然而儒者說之，不可以已也。

漢儒家別派分，各為專門，及其末造，鄭君康成總集其全，綜貫繩合，負閎洽之才，通群經之滯義，雖時有拘牽附會，然大體精密，出漢經師之上。又多存舊說，不掩前長，不覆己短。觀鄭君之辭，以推其志，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，有孔氏之遺風者與？

鄭君起青州，弟子傳其學既大著。迄魏王肅，駁難鄭義，欲爭其名，偽作古書，曲傳私說，學者由是習為輕薄，流至南北朝。世亂而學益壞。自鄭、王異術，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。嗟夫！世之說經者，不蘄明聖學詔天下，而顧欲為己名，其必王肅之徒者與？

曲阜孔君撝約，博學工為詞章，天下方誦以為善。撝約顧不自足，作堂於其居，名之曰

儀鄭，自庶幾於康成，遺書告余為之記。摐約之志，可謂善矣！

昔者聖門顏、閔無書，有書傳者或無名。蓋古學者為己而已。以摐約之才，志學不怠，又知足知古人之善，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，擴其道而涵其藝，究其業而遺其名，豈特詞章無足矜哉？雖說經精善猶末也。以孔子之裔，傳孔子之學，世之望於摐約者益遠矣。雖古有賢如康成者，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摐約也。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，桐城姚鼐記。

寶扇樓後記

朱子潁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扇，作寶扇之樓誕焉。王禹卿為之記，成以其辭視余。余讀而歎曰：「昔漢武既招英俊，程其器能。左右近臣，若主父、嚴、朱，皆出為守相，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，至於上書自訟。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！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，則日侍帷幃者之志，固已得矣；況乎出臨一方，有吏事之責，人情乖迕，有詘伸應接之難，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為善哉？

都統公以筆墨文字，遭逢聖祖知遇，內侍最久。其後乃出入宣力，躋於二品。今子潁之任用，略同於都統公，而且滋重矣，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，侍清宴之閑暇，聖翰雲章，璀璨懷袖，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。況於禹卿，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？余於是書為《後記》。

子潁既外任，家雖作是樓，而未得以登。異日倘召居闕廷近職，以休沐之餘，俯仰斯樓，循玩吾言，感念國恩之無窮，將有潸然不知涕泣之隕落者已！乾隆四十四年七月，姚鼐書。

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

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，其生母曰徐孺人，汪君考為淇縣尉。淇縣君沒，兩孺人皆少，遺孤十一歲，而上有七十之姑，門無族戚之助。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，忌兩孺人，日欺陵困辱。兩孺人不為動，卒奉姑保育孤子，教之成立，登第為聞人。是時，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，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，遍走士大夫，求為文章，褒揚其行義，所致凡數百篇。又自越以書遺余，請記其事，汪君志亦勤矣。

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，以其子之成立也。設幼孤不幸或殤，或長而不才，則兩孺人泯

無聞矣。方其窮厄困難，伏首相對閨闥之中，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？雖子成立不可必，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，此兩孺人所以賢也。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，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。且女子尚能堅其持操、卓然自立，而顧謂天下之士，無獨立不懼、守死服義其人者乎？其泯無聞焉則已矣。夫士貌榮名，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？

記江寧李氏五節婦事

江寧李文兆之妻呂氏，年二十二而夫死，一子方繈抱，家貧甚，無以生也。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，哀之，以屋居其母子。子長為賈，呂氏今年六十餘矣，於法當旌於朝，待吏舉焉。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、文昇妻魏氏、文旭妻胡氏、文中妻張氏，皆守節以老。文采皆收恤之，凡數十年。而四人者，夫死，婦年逾三十矣，於例不當旌。夫人之所遭不同，女年三十而嫠，其苦有逾於二十而嫠者。國家立制，不得不立之限耳。若夫人心之褒善，非可以例論也。

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，欲為之紀。文采沒，子際春從鼐學，以告鼐。鼐謂五人者，貧而能守善，皆可褒，而文采之恤其窮而欲著其名義，並可稱也。因為之錄云。

快雨堂記

「心則通矣，入於手則窒；手則合矣，反於神則離。無所取於其前，無所識於其後，達之於不可迕，無度而有度。天機闔辟，而吾不知其故。」禹卿之論書如是，吾聞而善之。禹卿之言又曰：「書之藝，自東晉王羲之，至今且千餘載。其中可數者，或數十年一人，或數百年一人。自明董尚書其昌死，今無人焉。非無為書者也，勤於力者不能知，精於知者不能至也。」

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，將為之名。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槀，喜甚，乃懸之堂內，而遺得喪，忘寒暑，窮晝夜，為書自娛於其間。或譽之，或笑之，禹卿不屑也。

今夫鳥而食，成翼而飛，無所於勸。其天與之邪？雖然，俟其時而後化。今禹卿之於尚書，其書殆已至乎？其尚有俟乎？吾不知也。為之記，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。

遊媚筆泉記

桐城之西北，連山殆數百里，及縣治而迤平。其將平也，兩崖忽合，屏矗墉回，嶄橫若不可徑。龍溪曲流，出乎其間。

以歲三月上旬，步循溪西入。積雨始霽，溪上大聲淙然十餘里，旁多奇石、蕙草、松、樅、槐、楓、栗、橡，時有鳴雋。溪有深潭，大石出潭中，若馬浴起，振鬣宛首而顧其侶。援石而登，俯視溶雲，鳥飛若墜。復西循崖可二里，連石若重樓，翼乎臨於溪右。或曰：「宋李公麟之垂雲汴也。」或曰：「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，被而名之。」

石罅生大樹，蔭數十人，前出平土，可布席坐。南有泉，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，曰媚筆之泉。泉漫石上為圓池，乃引墜溪內。左丈學衝，於池側方平地為室，未就，要客九人飲於是。日暮半陰，山風卒起，肅振岩壁榛莽，群泉磯石交鳴。遊者悚焉，遂還。是日，姜塢先生與往，鼐從，使鼐為之記。

登泰山記

泰山之陽，汶水西流；其陰，濟水東流。陽谷皆入汶，陰谷皆入濟。當其南北分者，古長城也。最高日觀峰，在長城南十五里。

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師乘風雪，歷齊河、長清，穿泰山西北谷，越長城之限，至於泰安。是月丁未，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。四十五里，道皆砌石為磴，其級七千有餘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。中谷繞泰安城下。酈道元所謂環水也。余始循以入，道少半，越中嶺，復循西谷，遂至其巔。古時登山，循東谷入，道有天門。東谷者，古謂之天門溪水，余所不至也。今所經中嶺及山巔，崖限當道者，世皆謂之天門云。道中迷霧冰滑，磴幾不可登。及既上，蒼山負雪，明燭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徂徠如畫，而半山居霧若帶然。

戊申晦，五鼓，與子穎坐日觀亭，待日出。大風揚積雪擊面，亭東自足下皆雲漫。稍見雲中白若撝蒲數十立者，山也。極天，雲一線異色，須臾成五彩；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紅光動搖承之。或曰：此東海也。回視日觀以西峰，或得日或否，絳皓駁色，而皆若僂。

亭西有岱祠，又有碧霞元君祠。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。是日觀道中石刻，自唐顯慶以來，其遠古刻盡漫失。僻不當道者，皆不及往。

山多石，少土。石蒼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圜。少雜樹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頂。冰雪，無瀑水，無鳥獸音跡，至日觀數里內無樹，而雪與人膝齊。

桐城姚鼐記。

遊靈巖記

泰山北多巨巖，而靈巖最著。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，自泰安來觀之。其狀如礨石為城墉，高千餘雉，周若環而缺其南面。南則重嶂蔽之，重溪絡之。自巖至谿，地有尺寸平者，皆種柏，翳高蹇深。靈巖寺在柏中，積雪林下，初日澄徹，寒光動寺壁。寺後鑿巖為龕，以居佛像，度其高當岩之十九，峭不可上，橫出斜援乃登。登則周望萬山，殊騖而詭趣，帷張而軍行。巖尻有泉，皇帝來巡，名之曰甘露之泉，僧出器酌以飲。余回視寺左右立石，多宋以來人刻字，有墁入壁內者，又有取石為砌者，砌上有字曰政和云。

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，值子穎有公事，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。聶君指岩之北谷，溯以東，越一嶺，則入於琨瑞之山。蓋靈巖谷水西流，合中川水入濟，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，皆泰山之北谷也。世言：「佛圖澄之弟子曰竺僧朗，居於琨瑞山，而時為人說其法於靈巖，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，而靈巖有朗公石焉。」當符堅之世，竺僧朗在琨瑞，大起殿舍，樓閣甚壯。其後頹廢至盡，而靈巖自宋以來，觀宇益興。

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，西近大路，來遊者日眾。然至琨瑞山，其巖谷幽邃，乃益奇也。余不及往，書以告子穎。子穎他日之來也，循泰山西麓，觀乎靈巖，北至歷城，復溯朗公谷東南，以抵東長城嶺下，緣泰山東麓，以返乎泰安，則山之四面盡矣。張峽夜宿，姚鼐記。

晴雪樓記

遼東朱孝純子穎知泰安府之二年，境內既治無事，作樓於居室之東，曰晴雪之樓。又一年，余自京師來遊泰山，偕子穎登其上。思昔子穎西在巴、蜀，以軍興使雲南永昌，後又逾美諾之巖，入小金川之阻，冰雪所沍，師旅所屯，往來常數千里。今年賊起泰安鄰郡，子穎最先造大府幕，為出方略，親戰臨清城下，巨炮越頭上，手射斃賊首一人，率士入城，遂定餘孽。余誠偉其氣，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，履鋒鏑之所交，忠謀勇氣，誼

不顧己，固不知復有燕遊之樂。及事定時夷，口不言功伐，蕭條登眺，澹若無為。此所挾持，蓋過人益遠矣。

余駑怯無狀，又方以疾退，浮覽山川景物，以消其沈憂。與子潁仰瞻巨嶽，指古明堂之墟，秦、漢以來登封之故跡，東望汶源西流，放乎河、濟之間、蒼莽之野，南對徂徠、新甫，思有隱君子處其中者之或來出。慨然者久之，又相視而笑。

余之來也，大風雪數日。崖谷積滿，霽日照臨，光暉騰映，是樓之名，若獨為余今日道也。然則樓之記，非余而孰宜為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，作樓始成。三十九年十二月，桐城姚鼐記。

遊雙溪記

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，余邀左世琅一青、張若兆應宿同入北山，觀乎雙溪。一青之弟仲孚，與邀而疾作，不果來，一青又先返。余與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，大雨溪漲，留之累日。

蓋龍溪水西北來，將入兩崖之口，又受椒園之水，故其會曰雙溪。松堤內繞，碧岩外交，勢若重環。處於環中以四望，煙雨之所合散，樹石之所擁露，其狀萬變。夜共一鐙，憑幾默聽，眾響皆入，人意蕭然。

當文端遭遇仁皇帝，登為輔相。一旦退老，御書「雙溪」以賜，歸懸之於此楣，優遊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，天下謂之盛事。而余以不肖，不堪世用，亟去，蚤匿於岩窔。從故人於風雨之夕，遠思文端之風，邈不可及，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，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間者，其尚有同乎耶？其無有同乎耶？

觀披雪瀑記

雙溪歸後十日，偕一青、仲孚、應宿，觀披雪之瀑。水源出乎西山，東流兩石壁之隘。隘中陷為石潭，大腹弇口若罌。瀑墜罌中，奮而再起，飛沫散霧，蛇折雷奔，乃至平地。其地南距縣治七八里，西北距雙溪亦七八里，中間一嶺，而山林之幽邃，水石之峭厲，若故為詭愕以相變焉者，是吾邑之奇也。

石潭壁上有刻文，曰「敷陽王孚信道、建安陳信臣、滎陽張嶢子厚、合淝皇甫升，紹聖丙子正月甲寅」，凡三十六字。「信臣」、「皇甫」「甲寅」之下，各有二字損焉。以茲瀑之近依縣治，而余昔嘗來遊，未及至而返。後二十餘年，及今乃履其地。人前後觀茲瀑者多矣，未有言見北宋人題名者，至余輩乃發出之。人事得失之難期，而物顯晦之無常也，往往若此，余是以慨然而復記之。

隨園雅集圖後記

曩者鼐居京師，友人程魚門為語：「在江寧時，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。其水石林竹，清深幽靚，使人忘世事，欲從之終老也。」簡齋先生與鼐伯父姜塢先生故交友，而鼐未見，獨聞魚門語，識不能忘。其後鼐以疾歸，閑居於皖。簡齋先生遊黃山，過皖，鼐因得見先生於皖。又後七年，鼐至金陵，始獲入隨園觀之，魚門語不虛也。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，獨家歸江寧，因見先生，述其語而相對太息。

先生故有《隨園雅集圖》，所圖五人，為沈尚書、蔣編修、尹公子、陳文學及先生，先生以示鼐。考作圖之年，與魚門語鼐時相次，時陳文學年才十八。今先生外惟文學尚存，仕為郡倅，亦已老矣。圖後名公卿、賢士題識數十人，於今求之，非特昔之耆希宿德邈焉已往，即與鼐年輩等者，亦零落殆盡。獨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，以文章詔後學於此。夫豈非得天之至厚，而鼐亦幸值之於是時也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，五人爵里具焉，先生俾鼐書其末。

夫人與園囿有時變，而圖可久存；圖終亦必毀，而文字可以不泯。千百年後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，顧鼐非其人，不足托也。先生故人皆有題詠，魚門獨無名字其間，鼐識其辭，亦以補其闕云。

西園記

黟自漢為縣，而其後境屢析，分為佗邑。今其縣所據者，蓋漢縣之北隅而已。徽州處萬山中，而黟又在徽州群山之隘，略無平處。民居其間，尤敦樸多古風。《魯語》云：「瘠土之民，莫不好義。」誠不虛也。

其南二十里曰葉村，村有曰西園者，葉君冠山之所為也。冠山篤行君子，而好文學，老於諸生。於其宅西為屋數間，背山臨溪，為課子讀書之所。其子有和，從余學為文，卓

然有志於古。昔人稱洛陽多名園，極鉅麗閎曠之觀。惟司馬溫公獨樂園，至狹陋，不足競其勝。然人尤重其園者，以溫公故也。今西園亦數畝地耳，然以賢者創於前，佳子弟承於後，安知異日世不絕重此園，以謂逾於鉅麗閎曠者耶？

余年二十二，嘗一至黟，未與葉君相識。其時君之子尚未生，園尚未作也。後幾四十年乃至歙，去黟不遠，亦未及識君而歸，獨君之子見告，家有是園而已。今君歿逾年，君子書來，述君臨歿欲得余文為園記。余老矣，殆不復入萬山之險，以見所謂西園者。又念能增重此園者，君子也，豈在余文乎哉？顧重君之賢，傷君愛余之意，姑為文述之，以勖君之子。至於初作園之日月，及溪山登眺之勝，足以娛人耳目者，皆不足論也。

金焦同遊圖記

乾隆丁酉、戊戌之歲，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，邀余主揚州書院，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，嘗期之同遊金、焦二山，屢宿僧寺。一日，三人對立山間，悠然若有所悟。思堂因言，欲使工為三人共作一圖。其後圖成，而余已去揚州里居，不及見也。思堂旋亦歸京師，惟夢樓常居京口。余懷思兩君，寄以詩云：「三客並知非一世，兩山回首有余蹤。」紀是事也。數年，思堂竟捐館舍。又後數年，其子丹厓來為江寧糧道。余適在江寧，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。獨見賢子偉然繼武，重蒞江南，悲思之懷，一時交至。

丹厓攜昔工所為三人同遊之圖，出以見示。作圖時，三人微及斑白。今鼐與夢樓，皆鬚髮皓然，與圖中不相似，蓋屈指閱十六年矣。思堂之儀容，固邈然既亡，鼐與夢樓，余年處世更復幾何？未知此身與是圖，當孰為真幻？因題其後，並以寄夢樓云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，姚鼐記。

袁香亭畫冊記

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。風流文采，互相輝映，固門內之盛也。簡齋性好山水，年六七十，猶時出遊，探極幽險。凡東南佳山水，天都、匡廬、天台、武夷，達於嶺海無不至。而香亭日閉戶，邀之暫出，輒有難色，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。顧獨好畫，窮日夕執筆為之不倦。蓋林麓煙雲之趣，浩渺幽邃之觀，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，香亭自具於胸，而時接於幾席之上，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？

茲冊香亭摹董思白山水，凡十二幅，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間，香亭以示余。余於詩

畫深處，非所能解。自來金陵，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，識名其末，以存其跡云。

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

畫家白描之法，世謂始於李伯時。伯時龍眠山莊，在吾邑境。嘗入龍眠求其故址，卒不可知，悵然而返，而伯時之畫，生平亦未之見。往者袁春圃方伯為言：「曾於常州僧寺見伯時，畫一應真，其衣摺引筆屈曲，上下可二丈許，止作一筆，此殆為真跡無疑。」余聞而想見之，不能忘。

少尹張君以高才來蒞敝邑，多藝能。以日治伯時舊里，追希妙跡，於簿書之暇，作應真長卷，持以見示，俾書其尾。余既未睹李氏絕藝之真者，不敢定君與伯時之畫相去幾何，又思伯時《山莊》、《西園》諸圖，有蘇、米為之記，畫泯記存，使人讀而仿佛焉，而余又無是文也。徒歎美少尹之逸情高韻，欲塞其請，漫書而歸之。

江上攀轅圖記

仁和孫公總督江南，歲未及期，綱紀上張，惠澤下布，吏慎而法良，稅平而事簡。人方樂其治，而上召公入為協辦大學士。夏四月，旌旆首途，耋艾壯稚，扶攜追送，慕懷而不欲其發。於是袁君樹為之圖，又有袁簡齋、浦柳愚兩君，作詩以詠其事，持以視鼐。

鼐謂公負閎偉之才，仰佐聖治，俯安黎毗，外襄異域，勳業播四海，靡不聞矣。至其遇平生故舊，無貴賤，辭色愉愉，執禮謙遜之甚，如布衣交，此惟與公接者知焉。孔子曰：「事君而達，卒遇故人，曾無舊言。吾鄙之！」若公者，不亦賢乎！抑聞之，古王者勖諸侯詩曰：「君子樂胥，萬邦之屏。」又曰：「彼交匪敖，萬福來求。」夫君子承天王德意，以屏萬邦，惕惕焉惟恐不盡其任。處位雖尊，未嘗見為此為我寵貴資也，故驕傲之氣泯，而屏翊之道至。《詩》言賢侯之行二端，而理通於一。君子觀人一節，而知其備焉。然則見公之處交遊者如此，而亦可以推明公為大臣之度矣。

袁、浦兩君，皆公鄉里故舊，而鼐則江南萬民之一，又故人也，故述斯義於茲圖，以為敬愛公者，公誼私情，若是交至，而公德益宏矣。

吳塘別墅記

無錫汪君銘常作別墅於吳塘之側，又自定壽終之藏於是地。丹徒王夢樓先生為之銘，及作《吳塘八韻》詩，寄余觀之，且使為記。

昔莊生述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謂：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」今汪君之志，與此四人者，其奚異乎？子來又曰：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」吾聞汪君能以厚德成其內行，又擇山林湖陂之佳勝，將以遺世事而樂其生，此非所云善其生者乎？夫夢樓了通釋氏無生之法，殆無愧於子祀所云足與友者。若余俯仰人間，慕道而未見，苟遇子祀，當為所擯。夫烏足記汪君之墅？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，渡江至丹徒，止於夢樓之堂。自是以東，皆足跡未至。今讀夢樓之詩，景物奇勝，足繫夢想。尚思以異日東遊，造錫山而窺吳塘之域，接汪君之容，而探其曠遠達觀之旨，斯誠平生之至願矣。

昔蘇子瞻不識吳德仁，因陳季常寄詩，有「寓物而不留物」之羨，因以「握手一笑」相期。余願亦以此覬之汪君，其尚可得歟？是為記。

陳氏藏書樓記

士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，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。唯鄞范氏天一閣書，自明至今，最多歷年歲。國家修《四庫書》，取資范氏，以助中秘之藏，海內稱盛焉。余家近合淝，聞合淝龔芝麓尚書所藏書，亦至今未失。其家專以一樓庋之，命一子弟賢者，專司其事。借讀入出，必有簿籍，故其存也獲久。聞范氏之家法，蓋亦略與同焉。

夫一人之心，視其子孫皆一也，而子孫輒好分異，以書籍與田宅奴僕資生之具同析之，至有恐其不均剪割書畫古跡者，聞之使人悲恨。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，抑其子孫之賢不異也。

新城陳凝齋先生，嘗購書萬卷。其後諸子為專作樓，以貯手澤，樓旁即為子孫讀書之舍。今其仲子約堂太守，又慮歲久而後人或有變也，乃摹凝齋先生之像於石，而奉之於樓下。使後人一至其樓前，而愴然思，惕然悚，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。

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，乃以拓本寄余，且命為樓記。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，皆賢雋也，而約堂用意，又如是之至。然則百年之後，數海內藏書家，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，吾安得不樂而為之記也？

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

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，既以文學著稱當世，其詩尤為天下所愛。後世為詩者，每誦法之，以謂宋詩人之傑。然考公生平，立朝出使，卓有節行，臨民布政，方略可觀，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。

世傳公為中書舍人時，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。說曰：「張左司平時不相樂，固宜爾也。范致能與吾故交，胡為亦攻吾？」世以此或疑公，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。君子之行不必同，大趣歸於義而已。拒小人甚嚴，君子之介也。「於人何所不容」，故舊往來，有不能絕者，君子之和也。至於當國家大政，進退賢不肖，則不敢忘守官之節，以平居昵好之私，奪朝廷是非之正，此非賢者而能之乎？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夬，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慍，無咎。」范公於張說，殆若是矣。吾益以見公賢，夫何以疑公哉？

公，吳人也。吳西南石湖，公詠遊之地，故有祠，歲久且頹。嘉慶二年春，觀察歷城方公、大興查公、府同知歙汪君同泛舟石湖，思范公之賢，至公祠而傷其敝，始議更修之。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州太守任君，皆樂成其事。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及凡守牧江蘇者，競出財而濟其功，以其年某月竣事。方公至金陵語余，請為之記。

余謂范公之賢，誼當祠於吳不朽，而諸公之競勸於此，亦有性情嗜好不必同，而同樂為義者乎？是固可紀也。余生平未嘗至吳，而慕其山川之勝。異日或從諸公瞻遊湖濱，造於祠下，見公像而一酬焉，其謂「是知我者」哉？

孫忠湣公祠記

明北平都督副使、燕山忠湣侯孫公諱興祖，始以雄傑之材，從高祖於淮上，渡江開國，數立戰功，終奮伐元遺孽，深入失援，身沒沙漠。其忠烈之跡，具載《明史》本傳。忠湣兄子諱繼達，始同以族從淮上，積戰功為濠梁衛指揮使。忠湣侯，定遠人也。及指揮使守常州，與張士誠拒戰最久，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，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。指揮子孫遂為武進人。指揮之子泰，當建文時，為北平都指揮使。燕師起，與戰於懷來，中矢，裹血力戰，竟陷陳死，惠帝追封廣威侯。廣威有從父兄恭，亦早從太祖取沂州、密州、益都及克元都，屢有功，官至前軍都督僉事，授驃騎將軍。

孫氏一門，在洪武、建文時，功業著聞凡四人，而死事者二焉。忠湣之子恪，亦繼為良

將，爵至通侯矣，而不幸與藍玉之禍，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，而武進獨盛。

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慎行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，而廣威之弟後也。今兗沂曹觀察星衍，又文介兄七世孫也。觀察以謂孫氏建功，肇始於忠湣，而無專祠，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。乃於江寧城中買地，建為祀所，以奉忠湣，而以濠梁指揮、廣威侯、都督僉事三主祔其左右。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，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，余皆可假觀，而終歸於祠。因請余為之記。

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，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，文武雖異，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。今觀察建祠之法，上以崇先祀，下以啟後賢。不以遠遺，不以己私。其用意甚厚，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。孫氏忠孝之美，其將有世濟者乎？

方正學祠重修建記

天地無終窮也，人生其間，視之猶須臾耳。雖國家存亡，終始數百年，其逾於須臾無幾也。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，凡人所以為人者，則貫天地而無終敝，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。

昔明惠宗之為君，成祖為臣，自下逆上，篡取其位。當時忠義之士，抗死不顧，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，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。天道是非之理，間不與禍福相附，楚商臣、匈奴冒頓，皆身享大逆之所取，而傳之子孫。當其造逆之日，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？而古記或略而不傳。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，士固不必以名傳也，而靖難之事，於今為近。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，成殺身之仁，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，而後人每讀其傳，尤為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已。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，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，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？

明萬曆時，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。至國朝數經修飭，今祠宇又以久敝矣。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，其先金華人，正學之族子也。來謁祠下，因亟修治其漏壞，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，旁屋三楹，以便守者之居，而壯祠之觀。歲月久遠，或更有視其敝，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，公乃請余為記以待之。嘉慶二年秋七月，桐城姚鼐記。

常熟歸氏宗祠碑記

吳中歸氏，皆出於唐翰林學士兵部尚書餘姚宣公之後。宣公之孫五世，其名可考，五世之下，更宋及元，其世次名爵皆佚焉。明太僕丞震川先生作《歸氏世譜》，論之詳矣。常熟之族，震川《世譜》所云在常熟者居白茆是也。

始自吳遷白茆者曰榮四公。榮四七世孫曰椿，震川所為作《歸府君墓誌銘》者也。其子有雷、霆、電三人。霆於白茆建祖祠焉。後其子孫自白茆遷常熟城內，而白茆祠久圮壞，乃更建祠城北，為堂三間，中祀宣公，旁祀始遷祖榮四公以下凡三十五人。堂後為樓，凡居白茆時所藏石刻遺像皆遷藏於是，時康熙六十年也。迄嘉慶二年，今歸君文學寅亮、拱等，以堂久黯敝，加丹雘而新之；又於堂前增建門廡凡八間，而祠之規制乃益嚴以靖。

常熟歸氏，自明中葉至國朝二百年中，以名德尤稱鄉賢者，曰刑部主政裔興公，少詹惺崖公，贈工部尚書監茲公，又有孝子松期公。孝子故於宗祠堂側有專祠，今圮，乃於其地重立之。其三鄉賢，則買地各建專祠於宗祠堂後，逾年工悉竣，乃至江寧請記於余。

余謂歸氏在明代稱以昆山，今世則以常熟，至大司空監茲公以才德勃興，列位正卿，真古公侯族矣。今歸君為大司空之孫，繼承祖德，而尤盡心於宗祀，其道不已善乎？且崇先者，一家私情也。尚賢者，天下公誼也。茲之立制，蓋兼盡之。

昔震川每惜古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，而立宗祠者，收宗復古之先務。吾聞震川無後嗣，其墓在常熟，宗人為修祭焉。夫常熟之宗，能厚於其別宗者猶如此，而況於其本宗哉？由是推之，其將弗憾於宗法之敝也歟？是足記也。嘉慶三年十月，桐城姚鼐記。

峴亭記

金陵四方皆有山，而其最高而近郭者，鍾山也。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，而率蔽於牆室。雖如布政司署瞻園，最有盛名，而亦不能見鍾山焉。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，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，雜樹生焉。觀察歷城方公，一日試登阜，則鍾山翼然當其前，乃大喜，稍易治其巔，作小亭。暇則坐其上，寒暑陰霽，山林雲物，其狀萬變，皆為茲亭所有。鍾山之勝於茲郭，若獨為是亭見也。公乃取「見山」字合之，名曰「峴亭」。

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，於襄陽峴山登眺，感思今古。史既載其言，而後人為立亭曰峴山亭，以識慕思叔子之意。夫後人之思叔子，非叔子所能知也。今方公在金陵數年，勤治有聲，為吏民敬愛，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歟？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。今所

知者，力不勞，用不費，而可以寄燕賞之情；據地極小，而冠一郭官舍之勝。茲足以貽後人矣，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。嘉慶三年四月，桐城姚鼐記。